

郑钦安学术思想探析

张文平 刘亮 指导老师：谢克庆

成都中医药大学 2001 级硕士研究生 (成都 610075)

提要：本文简要介绍清末蜀中名医郑钦安的学术思想，他以阴阳为辨证总纲而强调阳主阴从，治疗以扶阳为主，法尊伤寒六经，颇具特色。

关键词：郑钦安 医理真传 医法圆通

郑寿全，字钦安，四川邛州（今邛州市）人，清末名医，生于公元 1805 年，卒于公元 1902 年。早年师从刘芷塘习医，临证医术精湛，因善用桂、附等热药，被尊为“火神”，著有《医理真传》四卷、《伤寒恒论》十卷、《医法圆通》四卷等三种医书刊行于世。郑钦安在学术思想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创见，对我们的临床很有指导意义，故本文就其学术思想的特点进行探讨，以期达到为临床所借鉴的目的。

1 以阴阳为辨证总纲而强调阳主阴从

郑氏精研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论》等医书，并在此基础上潜心钻研，悟出“天地一阴阳耳，分之为亿万阴阳，合之为一阴阳；于是以病参就，一病有一病之虚实、一病有一病之阴阳”的道理（《医法圆通》），他认为“万病一阴阳耳”、“发病损伤各有不同，总以阴阳二字为主，阴盛则阳必衰，阳盛则阴必弱，不易之理也”（《医理真传》），这句话强调了阴阳辨证的重要地位和作用，他认为“按定阴阳虚实，外感内伤治之，发无不中”，还再三强调“务要将内外两形，阴阳实据，熟悉胸中，方不致误人性命也”（《医法圆通》）。总之，在郑氏医学思想中无论辨病识症，还是解方论药，都以阴阳为准则。与此相应，在《医理真传》中，他清楚的论述了阳虚证和阴虚证的辨证方法，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辨别阴阳的标准：“阳虚证，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，无神，目瞑，倦卧，声低，息短，少气，懒言，身重，畏寒，口吐清水，饮食无味，舌清滑或黑润青白色、淡黄润滑色，满口津液，不思水饮，即饮亦喜热汤，二便自利、脉浮空、细微无力，自汗肢冷，爪甲青，腹痛囊缩，种种病形，皆是阳虚的真面目。”“阴虚证，其人必面目、唇口红

色，精神不倦，张目不眠，声高响亮，口臭气粗，身轻恶热，二便不利，口渴饮冷，舌苔干黄或黑黄，全无津液，芒刺满口，烦躁谵语或潮热盗汗，干渴无痰，饮水不休，六脉长大有力，种种病形皆是阴虚的真面目。”当然，这里的阳虚证里既包含了实寒证，也包含了虚寒证；同样，这里的阴虚证里既包含了实热证，也包含了虚热证。

郑氏虽然认为人身以元阴、元阳为立命之本，从而将阴阳辨证作为总纲，但就阴阳关系而言，则更强调阳主而阴从。他认为：“阳者，阴之主也，阳气流通，阴气无滞……阳气不足，百病丛生”，“人身所恃以立命者，其惟阳气乎？阳气无伤，百病自然不作，阳气若伤，群阴即起”，“有阳则生，无阳则死。”由此可以看出郑氏把阳气视为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，所以在《医法圆通》中郑氏谈到：“真气存一日，人即活一日，真气立刻亡，人亦立刻亡。”在《医理真传》中又说：“人身一团血肉之躯，阴也，全赖一团真气运于其中而立命。”这些认识与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中“阳气者，若天与日，失其所，则折寿而不彰，故天运当以日光明”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。在阳气中，郑氏又把肾中真阳看作人身阳气的根本。他将《周易》八卦运用于医学理论中，用坎离二卦代表心肾，并指出：“天一生水，在人为肾，一点真阳，含于二阴之中，居于至阴之地，乃人立命之根，真种子也，诸书称为真阳”（《医理真传》），“凡人之身，皆赖一团真火”，认为“君火旺，心火始能旺，真火衰，心火亦衰”。以上这些都说明了肾中真阳是人体阳气的根本，而水火相交，阴阳升降的关键在于：人身坎中真阳之气能起真水上交于心，使人体阴阳气血升

牛膝各 15g，熟地黄 24g，天竺黄、制鳖甲各 12g，白芥子、生牡蛎各 10g，水蛭 6g。治疗期间仿月经周期加减用药，指导排卵期房事，并嘱其注意饮食、坚持体育锻炼，保持良好心态。经上述治疗 3 个月后经

正常，诸症改善，精神饱满，B 超示卵巢恢复正常大小且见优势卵泡。继用 2 个周期，于治疗 5 个月后停经，经妊娠试验（+），诊为早孕。

（收稿日期 2003 - 09 - 19）

降的往来不息,达到人体生命的康健。

2 治疗以扶阳为主

由于郑氏极其重视人体阳气,并将很多疾病都视作阳虚来治疗,治病立法重在扶阳,所用之药多为大剂姜、桂、附等辛温之品,以温扶坎中之阳。郑氏认为阳虚证的发病机理是:阴气上僭,阳不制阴,应扶阳以宣布阳气,阳光一照则阴气自灭。郑氏对阳虚证的治疗有其独特的认识与经验。他认为:“桂、附、干姜,纯是一团烈火,火旺则阴自消,如日烈而片云无。况桂附二物,力能补坎离中之阳,其性刚烈至极,足以消尽僭上之阴气,阴气消尽,太空为之廓廓,自然上下奠安,无偏盛也,岂真引火归源哉。”他擅长使用四逆汤、白通汤、甘草干姜汤、潜阳丹、吴茱萸汤等方治疗多种阳气衰微病证。对阳虚证的辨证,他阐述精辟,认为只要舌不红、苔不干黄无津、不饮冷水,二便不黄赤秘结,即使外现大热、身疼头痛、目肿、口疮一切诸症,一概不究,均作阳虚看待而以温阳为主治之。在临床上,许多阳虚真阳上浮之证往往易被误判为阴虚火旺,如对阳虚证而面青如朱者或身大热者这种真阳上越的阴火,若以阴虚火旺而施治,投之滋阴降火之品则会更加重其病情。若以上述标准进行辨证,则可看清其属于真阳欲竭、阴火上干的阳虚证,从而施以大剂回阳之品治之,方能取效。

对于服用热药之后出现的目血、喉痛、腹泻、浮肿等现象,郑氏认为“初服辛温,有胸中烦躁者,有昏死一二时者,有鼻出血者,有满口起泡者,有咽喉痛目赤者,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,从上窍而出也,以不思冷水吃为准”。而腹泻、汗出发斑等亦是阴邪从下窍、皮毛化出的表现,而并非热药用之过极而变成的火热证。

然而,郑氏虽以善用热药而著称,但决非一味追求温热。在《医法圆通》中,郑氏指出:“用药一道关系生死,原不可以执方,亦不可执药,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。……病之当服,附子、大黄、砒霜皆是至宝;病人不当服,人参、黄芪、鹿茸、枸杞,都是砒霜。……总要探求阴阳盈缩机关,与夫用药从阴从阳,变化法窍,而能明白了然,经方时方,俱无拘执。”由此可看出,郑氏治病用药的依据是建立在准确的辨证之上的。而他之所以常用温热之品,是因为许多疾病的阳虚证型易被忽略,所以对其进行充分阐述,并对应地治之以扶阳抑阴之法。例如,对午后潮热之证及自汗盗汗之证,郑氏提出有阳虚证型,对属于此型者,则应大胆使用温热之品,相对于前人从阴虚立论的角度来看,郑氏无疑更强调辨证论治。他在《医理真传》中还细微

地阐述了阴盛格阳、阳盛格阴的辨别:“……但见舌青,满口津液,脉息无神,其人安静,唇口淡白,口不渴,即渴而喜热饮,二便自利者,即外现大热,身疼大痛,目肿,口疮,一切诸证,一概不究,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,百发百中。若见舌苔干黄、津液枯槁,口渴饮冷,脉息有神,其人烦躁,即身冷如冰,一概不究,专在这先天立极元阴上求之,百发百中。”再如论述“胃痛不食”证云:“按不食一证,有因外邪伏而不宣,逆于胃者;有因饮食生冷停滞胃口者;有七情过度损伤胃气者;有因阳虚者,有阴虚者……”据其病因分别施以祛邪、消导、解郁、扶阳、泻火、滋阴等法,而“不可因其不食,即以消食行气破滞之品杂乱投之”。由此观之,郑氏确实是一位善于辨证论治的中医大师。

3 法尊伤寒六经

郑氏在《医理真传》中提到“余沉潜于斯,二十余载,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,仲景立方垂法之美。所览医书七十余种,每多各逞己见,亦未尝不讲仲景之法。”他通过精研《伤寒论》并验之于临床,深刻体会到“万病不离伤寒”,“论伤寒,而暑湿燥火风俱括于内,论六经传经而一年之节令已寓于中……学者欲入精微,即在伤寒六经提纲病情方法上探求,不必他书上追索。须知伤寒论阳明,而燥热之外感已寓其方,论太阴,而湿症之外感可推其药。他如言少阳、少阴、厥阴,而风火之外感,亦莫不具其法也。世之论外感者,务宜于仲景伤寒书上求之可也”(《医理真传》)。此外,郑氏还认为《伤寒论》不特为外感立法,更重在为内伤杂证立法。他提出“外邪入内,剥削元气,乃是六经。七情由内而戕,剥削元气,毋乃非六经乎?不过外邪之感,有传经之分;七情内伤,无经腑之变”而已。而在具体应用上,他用桂枝汤治疗胸腹疼痛,通身寒冷,小儿角弓,手足抽掣等;用理中汤治疗呃逆不休,吐血便血,妇女带证;用白通汤治疗遗精滑精……诸如此类验案举不胜举,皆不离仲景伤寒六经辨证之法。郑氏虽崇尚伤寒,善用经方,于临证中又能触类旁通,对经方有所发挥,殊为难能可贵。他强调学习应用《伤寒论》应“不拘于方,明理为要”,更是真知灼见。

由此可知,郑钦安是我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,他的医学思想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影响,他对于阳虚证的辨证和对于温热药的运用,对我们今天的临床工作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,所以对其医学思想进行研究,是十分有价值的,这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中应加以重视的工作。

(收稿日期 2003-09-22)